



容齋四筆序

始予作容齋隨筆首尾十八年續筆十三
三筆五年而四筆之成不費一歲身益老而
著書益速盖有其說曩自越府歸謝絕外事
獨弄筆紀述之習不可掃除故搜采異聞但
緒夷堅諸志於議論唯黃不復關抱而稚子
懷每見夷堅滿紙輒曰隨筆夷堅皆大人素
所游戲今隨筆不加益不應厚於彼而薄於
此也日日立案傍必俟草一則乃退重逆其



意則哀所憶而書之懷嗜讀書雖就寢猶置
一編枕畔旦則與之俱興而天嗇其付年且
弱冠聰明殊未開以彼其勤殆必有日丈夫
愛憐少予此乎見之於是占打為序并獎其
志云慶元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序

容齋四筆目錄

第一卷 十九則

孔廟位次

周三公不特置

周公作金縢

雲夢澤

關雎不同

迷癡厥撥

三館祕閣

亭榭立名

十十錢

犀舟

畢仲游二書

列子與佛經相參

韋孟詩乖踈

康衡守正

西極化人

詔令不可輕出

戰國策

范曄漢志

繕脩犯土

第二卷 二十則

諸家經學興廢

漢人姓名

輕浮稱謂

鬼谷子書

有美堂詩

張天覺小簡

城狐杜鼠

用兵為臣下利

誌文不可冗

趙殺鳴犢

五帝官天下

黃帝李法

抄傳文書之誤

二十八宿

大觀元夕詩

顏魯公帖

文潞公奏除改官制

待制知制誥

裴行儉景陽

北人重甘蔗

第三卷 十六則

韓退之張籍書

韓公稱李杜

此日足可惜

粉白黛黑

李杜往來詩

李太白怖州佐

祝不勝詛

呂子論學

曾太皇太后

中天之臺

實年官年

雷公炮炙論

治藥捷法

陳翠說燕后

燕非強國

水旱祈禱

第四卷十五則

今日官冗

藥城和張安道詩

和范杜蘇四公

外臺秘要

六枳關

王荆公上書并詩

左黃州表

李郭詔書

兩道出師

杜韓用歇後語

唐明皇賜二相物

一百五日

老杜寒山詩

譽石之毒

會合聯句

第五卷十四則

土木偶人

饒州風俗

禽畜菜茹不同

伏龍肝

勇怯無常

趙德甫金石錄

韓文公薦士

王敦文章

呂覽引詩書

藍田丞壁記

錢武肅三改元

黃庭換鵝

宋桑林

馮夷姓字

第六卷 十五則

韓文公逸詩

竇叔向詩不存

用柰花事

王廖兒良

徒木債表

建武中元續書

草騎龔蟲

記李履中二事

乾寧覆試進士

臨海蠅圖

東坡作碑銘

洗兒金錢

告命失故事

扁字二義

娑羅樹

第七卷 十四則

天咫

縣尉為少仙

杜詩用受覺二字

西大一宮六言

由與猶同

人焉廋哉

久而俱化

黃文江賦

沈季長進

繁過渠

替戾岡

文潞公平章重事

考課之法廢

小官受俸

第八卷 十七則

庫路真

得意失意詩

狄監盧尹

項韓兵書

承天塔記

穆護歌

省試取人額

通印子魚

壽亭侯印

茸附治疽漏

莆田荔枝

雙陸不勝

華元入楚師

公羊用疊語

文書誤一字

歷代史本末

賢者一言解疑諧

第九卷 十六則

蔣魏公逸史

沈慶之曹景宗詩

藍尾酒

歐陽公辭官

南北語音不同

南舟北帳

魏冉罪大

辨秦少游義倡

姓源韻譜

譽人過實

作文句法

書簡循習

健訟之誤

用史語之失

文字書簡謹日

更衣

第十卷十七則

過所

露布

東坡題潭帖

山公啓事

親王回庶官書

責降考試官

青蓮居士

閩俗詭祕殺人

富公遷官

唐藩鎮行墨勅

吏部循資格

五行納音

五行化真

錢忠懿判語

王逸少為執所累

鄂州南樓磨崖

賞魚袋出處

第十一卷十八則

京丞相轉官

熙寧司農牟利

文與可樂府

譏議遷史

常何

李密詩

寺監主簿

温大雅兄弟名字

用府元龜

漢高帝祖稱豐公

樞密行香

船名三翼

東坡誨葛延之

用書雲之誤

張鷟議武后濫官

唐王府官猥下

御史風聞

唐御史遷轉定限

第十二卷 十三則

小學不講

主臣

景華御苑

州陞府而不為鎮

漢唐三君知子

當官營繕

治歷明時

仕宦捷疾

詞臣益輕

夏英公好處

祖宗用人

至道九老

李文正兩罷相

第十三卷 二十四則

科舉之弊不可革

宰執子弟廷試

國初救弊

房玄齡名字

二朱詩詞

金剛經四句偈

四蓮華之名

黑法白法

多心經偈

天宮寶樹

白分黑分

月雙閨雙

踰繕那一由旬

七極微塵

宰相贈本生父母官

執政贈三代不同

唐孫處約事

夏候勝京房兩傳

漢人坐語言獲罪

樞密書史

知州轉運使為通判

范正辭治饒州

榮王藏書

秦杜八六子

第十四卷 十四則

祖宗親小事

王居正封駁

王元之論官冗

梁狀元八十二歲

太祖恤民

潘游洪沈

舞鷗游蜻

郎中用資序

臺諫分職

正元朝士

表章用兩臣字對

劉夢得謝上表

陳簡齋葆真詩

仙傳圖志荒唐

第十五卷 十五則

徽廟朝宰輔

教官掌牋奏

經句全文對

北郊議論

討論濫賞詞

尺八

三給事相攻

朱藏一詩

蔡京輕用官職

節度使改東宮環衛官

宰相任怨

四李杜

渾脫隊

歲陽歲名

官稱別名

第十六卷 十二則

漢重蘇子卿

昔賢為卒伍

兵家貴於備豫

渠陽蠻俗

寄資官

親王將帶仕郎

郡縣用陰陽字

杜畿李泌董晉

嚴有翼詆坡公

曹馬能收人心

取蜀將帥不利

李嶠揚再思

凡二百五十九則

容齋四筆目錄

容齋四筆卷第一十九則

孔廟位次

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于夏為
十哲故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
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
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
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
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孟子配食與顏子並
而其師子思子思其師曾子亦在下此兩者

於禮於義實為未然特相承既久莫之敢議耳

周三公不特置

周成王董正治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而云官不必備惟其人以書傳考之皆兼領六卿未嘗特置也周公既為師然猶位冢宰尚書所載召公以太保領冢宰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畢公以太師領司馬衛侯為司寇毛公以太傅領司空是以其所次第惟

以六卿為先後而師傳之尊乃居太保下也

周公作金縢

尚書孔氏所傳五十九篇皆有序其出於史官者不言某人作虞如書五篇紀一時君臣吁謨都兪及識其政事如說命武成顧命康王之誥召誥自惟二月既望至越自乃御事洛誥自戊辰王在新邑至篇終蔡仲之命自惟周公位冢宰至邦之蔡皆然如指言某人所作則伊尹作伊訓太甲咸有一德盤庚三

篇周公作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多士無逸居
奭多方立政是也惟金縢之篇首尾皆叙事
而直以為周公作案此篇除冊祝三王外餘
皆周史之詞如公乃自以為功公歸納冊公
將不利於孺子公乃為詩以貽王王亦未敢
誚公公命我勿敢言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
公勤勞王家之語出郊反風之異決非周公
所自為今不復可質究矣

雲夢澤

雲夢楚澤藪也列於周禮職方氏鄭氏云在
華容漢志有雲夢官然其實雲也夢也各為
一處禹貢所書雲土夢作乂注云在河南惟
左傳得其詳如却夫人弃子文于夢中注云
夢澤名在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楚子田江南
之夢注云楚之云夢跨江南北楚子濟江入
于雲中注入雲澤中所謂江南之夢然則雲
在江之北夢在其南也上林賦楚有七澤嘗
見其一名曰雲夢特其小小者耳方九百里

此乃司馬長卿夸言今為縣隸德安詢諸彼人已不能的指疆域職方氏以夢為膏前漢叙傳子文投於膏中音皆同

關雎不同

關雎為國風首毛氏列之於三百篇之前大序云后妃之德也而魯詩云后夫人鷄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後漢皇后紀序康王晏朝關雎作諷盖用此也顯宗永平八年詔云昔應門失守關雎刺

世注引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云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以不政事為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脩應門之政者也薛氏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正絜敬足以聲相求隱蔽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之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

三說不同如此黍離之詩列於王國風之首周大夫所作也而齊詩以為衛宣公之子壽閱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此說尤為可議

迷癡厥撥

柔詞諂笑專取容悅世俗謂之迷癡亦曰迷嬉中心有愧見諸顏面者謂之緬覲舉措脫略觸事乖忤者謂之厥撥雖為俚言然其說皆有所本列子云墨屎單至嘽咄慙慙四人

相與游於世又云眠姪譁諉勇敢怯疑四人亦相與游張湛注云墨音眉屎勅夷反方言江淮之間謂之無賴眠音緬姪音珍方言欺謾之語郭璞云謂以言相輕嗤弄也所釋雖不同然大畧具是矣曲禮衣毋撥足毋蹶鄭氏注云撥發揚貌蹶行遽貌大抵亦指其荒率也

三館祕閣

國朝儒館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館曰史館曰

集賢院曰秘閣率以上相領昭文大學士其次監脩

國史其次領集賢若只兩相則首廳兼

國史唯秘閣最低故但以兩制判之四局各置直官均謂之館職皆稱學士其下則為校理檢討校勘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處范景仁為館閣校勘當遷校理宰相龐籍言范鎮有異才恬於進取乃除直秘閣司馬公作詩賀之曰延閣屹中天積書雲漢連

神宗重其選

謂太宗也

國士比為仙玉檻鉤陳上

丹梯北斗邊帝容瞻日角宸翰照星躔職秩曾無貴光華在得賢其重如此自熙寧以來或頗用賞勞元豐官制行不置昭文集賢以史館入著作局而直秘閣只為貼職至崇寧政宣以處大臣子弟姻戚其濫及於錢穀文俗吏士大夫不復貴重然除此職者必詣館下拜閣乃具盛筵邀見在三館者宴集秋日暴書宴皆得預席若餘日則不許至隨筆

有館職名存一則云

亭榭立名

立亭榭名最易蹈襲既不可近俗而務為奇澁亦非是東坡見一客云近看晉書問之曰曾尋得好亭子名否蓋謂其難也秦楚材在宣城於城外並江作亭目之曰知有用杜詩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消客愁之句也王仲衡在會稽於後山作亭目之曰白涼亦用杜詩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之句二者

可謂甚新然要為未當廬山一寺中有亭頗幽勝或標之曰不更歸取韓詩末句亦可笑也

十十錢

市肆間交易論錢陌者云十十錢言其足數滿百無蹺減也其語至俗然亦有所本後漢書襄楷傳引宮崇所獻神書其太平經興帝王篇云開其玉戶施種於中比若春種於地也十十相應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時比若十

月種物於地也十十盡死固無生者其書不傳於今唐章懷太子注釋之時尚猶存也此所謂十十蓋言十種十生無一失耳其盡死之義亦然與錢陌之事殊然其字則同也

犀舟

張衡應問云犀舟勁楫後漢注引前書羗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音義曰今俗謂刀兵利為犀犀堅也犀舟甚新奇然為文者未嘗用亦慮予所見之不博也

畢仲游二書

元祐初司馬溫公當國盡改王荆公所行政事士大夫言利害者以千百數聞朝廷更化莫不驩然相賀唯畢仲游一書究盡本末其略云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

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場歛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歛變置之事

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欲遂廢青苗罷市易
蠲役錢去監法凡號為財利而傷民者一掃
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
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
役錢不可觸監法不可去必探不足之情言
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
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觸
者可復斂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
預治哉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

人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
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
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
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所謂新法者始可
永罷而不復行矣厝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
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抹前日之敝而左
右侍從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
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
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為也勢未可為而欲為

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况未廢乎市易雖罷
且復置况未罷乎役錢監法亦莫不然以此
揀前日之敵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兄弟
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意其病之在也先是
東坡公在館閣頗因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
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
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
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
禍福利害擊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

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于詩歌讚
于賦訟託于碑銘著于序記者一言也今知
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
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
而怨者或以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
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
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况有其耶官
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人所謂是非人所未
是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由抱石而揀溺也

二公得書聳然竟如其慮予頃備史時因得其集讀二書思欲為之表見故官雖不顯亦為之立傳云

列子與佛經相參

張湛序列子云其書大畧明群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惠以凝竅常全想念以著物自相生覺與夢化等情所明徃徃與佛經相參予讀天瑞篇載林類荅子貢之言曰死之與生一徃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

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者昔之生乎此一節所謂與佛經相參者也又云商大宰問孔子三王五帝三皇聖者歟孔子皆曰弗知太宰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凝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其後論者以為列子所言乃佛也寄於孔子云

常孟詩中疎

漢書常賢傳載常孟詩二篇及其孫元成詩一篇皆深有三百篇風致但常孟諷諫云肅肅我祖國自豕常總齊郡邦以翼大商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叔聽譖寔絕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賞罰之刑非繇王室庶尹郡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隊應劭曰王叔聽譖受譖絕豕常氏自是政教逸漏不由王者觀孟之自叙乃祖而垂踈如是周至赧王僅存七邑救王不暇豈能絕候邦乎周之積

惟久矣非因絕豕常一國然後五服崩離也其妾固不待攻而應劭又從而實之尤為可笑左傳書范宣子之言曰勾之祖在商為豕常氏在周為唐杜氏預曰豕常國於東郡白馬縣殷末國於唐周成王滅之此最可證惜顏師古之不引用也

康衡守正

漢元帝時貢禹奏言天子七廟親盡之廟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下其議

未及施行而禹卒後乃下詔先罷郡國廟其
親盡寢園皆無復脩已而上寢疾夢祖宗譴
罷郡國廟詔問丞相康衡議欲復之衡深言
不可上疾久不平衡皇恐禱高祖孝文孝武
廟曰親廟宜一居京師今皇帝有疾不豫廼
夢祖宗見戒以廟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脩
立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
衡當受其殃又告榭毀廟曰遷廟合祭久長
之策今皇帝乃有疾願伏脩立承祀臣衡等

咸以為禮不得如不合諸帝后之意罪盡在
臣衡等當受其咎今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
文臣衡以為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無所依緣
以作其文事如失措罪廼在臣衡於案衡平
平佞諛專附石顯以取大位而此一節獨据
經守禮其禱廟之文殆與金縢之冊祝相似
而不為後世所稱述漢史又不書於本傳憎
而知其善可也郊祀志南山巫祠秦中秦中
者二世皇帝也以其疆死鬼鬼為厲故祠之

成帝時康衡奏罷之亦可書

西極化人

列子載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王敬之若神化人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袂騰而上者中天廼止暨及化人之宮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復謁王同游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晞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穆王自失者三月復問化人

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予然後知唐人所著南柯太守黃梁夢櫻桃青衣之類皆本乎此

詔令不可輕出

人君一話一言不宜輕發况於詔令形播告者哉漢光初即位既立郭氏為皇后矣時陰麗華為貴人帝欲崇以尊位后固辭以郭氏有子終不肯當建武九年遂下詔曰吾以貴人有母儀之美宜立為后而固辭不敢當

列於媵妾朕嘉其義讓許封諸弟乃追爵其
父及弟為侯皆前世妃嬪所未有志十七年
竟廢郭后及太子疆而立貴人為后蓋九年
之詔既行主意移奪已見之矣郭后豈得安
其位乎

戰國策

劉向序戰國策言其書錯亂相揉呂本字多
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類者
多予案今傳於世者大抵不可讀其韓非子

新序說苑韓詩外傳高士傳史記索隱太平
御覽北堂書鈔藝文類聚諸書所引用者多
今本所無向博極群書但擇焉不精不止於
文字脫誤而已惟太史公史記所采之事九
十有三則明白光艷悉可稽考視向為有聞
矣

范曄漢志

沈約作宋書謝儼傳曰范曄所撰十志一皆
託儼搜撰隨畢遇曄敗悉蠟以覆車宋文帝

令丹陽尹徐湛之就儼求已不復得一代以
為恨其志今闕華本傳載華在獄中與諸生
姪書曰既造後漢欲編作諸志前漢所有者
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
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此
說與儼傳不同然儼傳所云乃范紀第十卷
公主注中引之今宋書却無殊不可曉劉昭
注補志三十卷至
本朝乾興元年判國子監孫奭始奏以備前

史之闕故淳化五年監中所刊後漢書凡九
十卷惟帝后紀十卷列傳八十卷而無志云
新唐書藝文志劉昭補注後漢書五十八卷
不知昭為何代人所謂志三十卷當在其中
也

繕脩犯土

今世俗營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云犯土
故道家有謝土司章醮之文按後漢書來歷
傳所載安帝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乳母

野王君王聖舍太子厨監郇吉以為聖舍新
繕脩犯土禁不可御然則古有其說矣

容齋四筆卷第一

容齋四筆卷第二 二十則

諸家經學興廢

稚子問漢儒所傳授諸經各名其家而今或
存或不存請書其本末為四筆一則乃為采
摭班史及陸德明經典釋文并它書刪取緝
要詳載於此周易傳自商瞿始至漢初田何
以之顯門其後為施雠孟喜梁丘賀之學又
有京房費直高相三家至後漢高氏已微晉
永嘉之亂梁丘之易亡孟京費氏人無傳者

唯鄭康成王弼所注行于世江左中興欲置
鄭易博士不果立而弼猶為世所重韓康伯
等十人並注擊辭今唯韓傳尚書自漢文帝
時伏生得二十九篇其後為大小夏侯之學
古文者武帝時出於孔壁凡五十九篇詔孔
安國作傳遭巫蠱事不獲以聞遂不列於學
官其本殆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
書王肅嘗為注解至晉元帝時孔傳始出而
亡舜典一篇乃取肅所注堯典分以續之學

徒遂勝乃唐以來馬鄭王注遂廢今以化氏
為正云詩是子夏之後至漢興分而為四魯
申公曰魯詩齊轅固生曰齊詩晏韓嬰曰韓
詩皆列博士毛詩者出於河間人大毛公為
之故訓以授小毛公為獻王博士以不在漢
朝不列於學鄭眾賈逵馬融皆作詩注及鄭
康成作箋三家遂廢齊詩久亡魯詩不過江
東韓詩雖在人無傳者唯毛詩鄭箋獨立國
學今所遵用漢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即今

之儀禮也古禮經五十六篇后蒼傳十七篇
曰后氏曲臺記所餘三十九篇名為逸禮戴
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
禮戴聖又刪為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馬融
盧植考諸家異同附戴聖篇章去其煩重及
所缺畧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也王莽時劉
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禮在三禮中最為
晚出左氏為春秋傳又有公羊穀梁鄒氏夾
氏鄒氏無師夾氏無書公羊興於景帝時穀

梁盛於宣帝時而左氏終西漢不顯迨章帝
乃令賈逵作訓詁自是左氏大興二傳漸微
矣古文孝經二十二章世不復行只用鄭注
十八章本論語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
今所行篇次是也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凡二
十二篇古論語者出自孔壁凡二十一篇各
有章句魏何晏集諸家之說為集解今盛行
於世

漢人姓名

西漢名人如公孫弘董仲舒朱買臣丙吉王
褒貢禹皆有異世與之同姓名者戰國策及
呂氏春秋齊有公孫弘與秦王孟嘗君言者
明帝時又有幽州從事公孫弘交通楚王英
見於虞延傳高祖時又有謁者貢禹梁元帝
時有武昌太守朱買臣尚書左僕射王褒
後漢安帝時有太子厨監郗吉南齊武帝之
子巴東王子嚮為荊州刺史要直閣將軍董
蠻與同行蠻曰殿下癩如雷敢相隨耶子嚮

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癩上聞而不悅曰人君
蠻復何容得醞藉乃改為仲舒謂曰今日仲
舒何如昔日仲舒荅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
今日仲舒降自先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然
此人後不見

輕浮稱謂

南齊陸慧曉立身清肅為諸王長史行事僚
佐以下造詣必起迎之或曰長史貴重不宜
妄自謙屈荅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

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今世俗浮薄少年或身為卑官而與尊者言話稱其儕流必曰某丈談其所事牧伯監司亦然至於當他人父兄尊長之前語及其子孫甥婿亦云某丈或妄稱宰相執政貴人之字皆大不識事分者習慣以然元非簡傲也予嘗以戒兒輩云

鬼谷子書

鬼谷子與蘇秦張儀書曰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秋至不得久茂今二子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木之永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畢輪痛哉夫君戰國策楚江乙謂安陵君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臣嬖女不敝席寵臣不敝軒呂不韋說華陽夫人曰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詩氓之序曰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是諸說大抵意同皆以色而為喻士

之嗜進而不知自反者尚監茲哉

有美堂詩

東坡在杭州作有美堂會客詩頷聯云天外
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讀者疑海不
能立黃魯直曰蓋是為老杜所誤因舉三大
禮賦朝獻太清宮云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
水皆立以告之二者皆句語雄峻前無古人
坡和陶停雲詩有雲屯九河雪立三江之句
亦用此也

張天覺小簡

張天覺熙寧中為渝州南川宰章子厚經制
夔夷狎侮州縣吏無人敢與共語部使者念
獨張可冗之檄至夔子厚詢人才使者以告
即呼入同食張者道士服長揖就坐子厚肆
意大言張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子厚大喜
延為上客歸而薦諸王介甫遂得召用政和
六年張在荆南與子厚之子致平一帖云老
夫行年七十有四日閱佛書四五卷早晚食

米一升麵五兩肉八兩魚酒佐之以此為常
亦不服煖藥唯以呼吸氣晝夜合天度而已
數數夢見先相公語論如平生豈其人在天
仙間而老夫定中神遊或遇之乎嗟乎安得
竒男子如先相公者一快吾宵中哉此帖歲
致平家其曾孫簡刻諸石予今年亦七十四
歲姪孫憇於長興得墨本以相示聊記之云

城狐社鼠

城狐不灌社鼠不燠謂其所棲冗者得所憑

依此古語也故議論者率指人君左右近習
為城狐社鼠予讀說苑所載孟嘗君之客曰
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燠也臣未嘗
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燠何則所託者然也稷
狐之字甚竒且新

用兵為臣下利

富公奉使契丹虜主言欲舉兵公曰北朝與
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
用兵則利歸臣下而臣主任其禍故北朝群

臣爭勸舉兵者此皆其自謀非國計也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是時語錄傳於四方蘇明允讀至此曰此一段議論古人有之否東坡年未十歲在傍對曰記得嚴安上書云今徇南夷朝夜即畧葳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正

是此意明允以為然予又記魏太武時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先其未發逆擊之魏公卿皆以為當崔伯深曰朝廷群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記為國生事不可得也魏主乃止其論亦然

誌文不可冗

東坡為張文定公作墓誌銘有答其子厚之一書云志文路中已作得大半到此百冗未絕筆記得十日半月乃成然書大事畧小節

已有六千餘字若纖悉盡書萬字不了古無此例也知之知之蓋當時恕之意但欲務多耳又一帖云志文謁告數日方寫得了謹遣持納衰病眼眩辭翰皆不佳不知可用否今誌文正本凡七千一百字銘詩百六十字云予卿士作一列大夫小群守行狀九千言衢州士人詣闕上書二萬言使讀之者豈不厭倦作文者宜戒之坡帖藏梁氏竹齋趙晉臣鐫石於湖南憲司楚觀

趙殺鳴犢

漢書劉輔傳谷永等上書曰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張晏注曰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鳴犢又聘孔子孔子聞其死至河而還也顏師古曰戰國策說二人姓名云鳴犢鐸犢而史記及古今人表並以為鳴犢竇犢蓋鐸犢及竇其聲相近故有不同耳今永等指鳴犢一人不論竇犢也韓退人將歸操亦云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予案令本史

記孔子世家乃以為竇鳴犢舜華說苑權謀篇云晉有鳴犢犢其不同如此

五帝官天下

漢蓋寬饒奏封事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成功者去坐指意欲求禪而死故或云自後稱天子為官家蓋出於此今世無韓氏易諸家注釋漢書皆無一語惟說苑至公篇云秦始皇帝既吞天下召群臣議五帝禪賢

三王世繼孰是博士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選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始皇帝嘆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此說可以為證輒記之以補漢注之缺蔣濟萬機論亦有官天下家天下之語

黃帝李法

漢書胡建傳黃帝李法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顏師古曰李者法官之

號也其書曰李法唐世系表李氏自臯陶為堯大理歷虞夏商世世作此官以官命族為理氏至紂之時逃難於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理為李氏予案今本漢書天文志騎宮佐角理乃用理字而史記天官書則為李說苑載胡建事亦為理法然則理李一也故左傳云行李往來杜預注曰行李使人也至鄭子產與晉盟于平丘則曰行理之命注亦云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其義益明臯陶作大

理傳子孫不改迨商之季幾千二伯年世官久任倉氏庫氏不足道矣表係疑不可信

抄傳文書之誤

今代所傳文書筆吏不謹至於成行脫漏予在三館假庾自直類文先以正本點檢中有數卷皆以後板為前予令書庫整頓然後錄之他多類此周益公以蘇魏公集付太平州鏤板亦先為勘校其所作東山長老語錄序云側定政宗無用所以為用因蹄得兔忘言

而後可言以上一句不明白又與下不對折
簡來問予憶莊子曰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
所用容足爾然而廁足而墊之致黃泉知無
用而後可以言用矣始驗側定政宗當是廁
足致泉正與下文相應四字皆誤也因記曾
絃所書陶淵明讀山海經詩云形夭無千歲
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若不貫遂取山海
經參校則云形夭獸名也口中好銜千戚而
舞乃知是形夭舞千戚故與下句相應五字

皆訛以語友人岑公休晁之道皆撫掌驚嘆
亟取所藏本是正之此一節甚類蘇集云

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宿音秀若考其義則止當讀如本
音常記前人有說如此說苑辨物篇曰天之
五星運氣於五行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
宿也其義昭然

大觀元夕詩

大觀初年京師以元夕張燈開宴時再復湟

鄩

徽宗賦詩賜群臣其頌聯云午夜笙歌連海
嶠春風燈火過湟中席上和者皆莫及開封
尹宋喬年不能詩密走介求援於其客周子
雍得句云風生閭闔春來早月到蓬萊夜未
中為時輩所稱子雍汝陰人曾受學於陳無
已故有句法則作文為詩者可無師承乎

顏魯公帖

顏魯公忠義氣節史策畧盡偶閱臨安石刻

見一帖云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歲中言事
得罪又不能逆道苟時為千古罪人也雖貶
居遠方終身不聯汝曹當曹謂吾之志不可
不守也此是獨赴謫地而與其子孫者無由
考其歲月千載之下使人讀之尚可畏而仰
也

文潞公奏除改官制

自熙寧以來士大夫資歷之法日趨於壞歲
甚一歲久而不可復清近年愈甚綜核之制

未嘗能守偶見文路公在元祐中任平章軍
國重事

宣仁面諭令具自來除授官職次序一本進
呈公遂具除改舊制節目以奏其一云吏部
選兩任親民有舉主升通判通判兩任滿有
舉主升知州軍謂之常調知州軍有績効或
有譽薦名實相副者特升轉運使使副判官
或提點刑獄府推判官謂之出常調轉運使
有路分輕重遠近之差河北陝西河東三路

為重路歲滿多任三司使副或發運使發運
任滿亦克三司副使成都路次三路京東西
淮南又其次江東西荆湖兩浙又次之二廣
福建梓利夔路為遠小已上三等路分轉運
任滿或就移近上次等路分或歸任省府判
官漸次擢克三路重任內提點刑獄則不拘
路分輕重除授潞公所奏乃是治平以前常
行令一切蕩然矣京朝官未嘗肯兩任親民
才為通判便望州郡至於監司既無輕重遠

近之間不復以序升擢云

待制知制誥

慶曆七年曾魯公公亮自脩起居注除天章閣待制時陳恭公獨為相其弟婦王氏冀公孫女曾出也當月旦出拜恭公迎語之曰六新婦曾三做從官想甚喜應聲對曰三舅荷伯伯携挈極驩喜只是外婆不樂恭公問故曰外婆見三舅來謝責之曰汝第五人及第當過詞掖想是全廢學故朝廷如此處汝恭

公默然自失後竟改知制誥蓋恭公不由科第不諳典故致受譏於女子而此女對答之時未嘗往外家也其警慧如此

國家故事脩注官次補必知制誥惟趙康靖公以歐陽公位在下而欲先遷司馬公以力辭三人皆除待制其雜壓先後可見云

裴行儉景陽

裴行儉為定襄道大總管討突厥大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塹壕既周更命徙營高岡吏

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
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歎問何以
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
知也案戰國策云齊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
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
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城表此焉
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
水皆滅表軍吏乃服二事正同而景陽之事
不傳

北人重甘蔗

甘蔗只生於南方北人嗜之而不可得魏太
武至彭城遣人於武陵王處求酒及甘蔗郭
汾陽在汾上代宗賜甘蔗二十條子虛賦所
云諸柘巴且諸柘者甘蔗也蓋相如指言楚
雲夢之物漢郊祀歌泰尊柘漿亦謂取甘蔗
汁以為飲

容齋四筆卷第二

容齋四筆卷第三

十六則

韓退之張籍書

韓公集中有答張籍二書其前篇曰吾子所
論排釋老不若著書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
請待五六十然後為之吾子又譏吾與人為
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為戲耳若商論不
能下氣或似有之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後篇
曰二氏行乎土蓋六百年非可以朝令而夕
夕禁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謂吾與人商論

不能下氣若好勝者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
也好已之道勝也駁雜之譏前書盡之昔者
夫子猶有所戲烏害於道哉大畧藉所論四
事乞著書譏駁雜諫商論好勝及博塞也今
得籍所與書前篇曰漢之衰浮圖之法入中
國黃老之術相沿而熾盡為一書以興存聖
人之道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
前以為歡此有累於聖德又商論之際或不
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况為

博塞之戲與人競則乎廢弃日時不識其然
願絕博塞之好弃無實之談弘慮以接士嗣
孟軻揚雄之作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後篇
曰老釋惑於生人久矣執事可以任著書之
事君子汲汲於所欲為若皆待五十六十而
後有所為則或有遺恨矣君子廢言舉足
不遠於禮未聞於駁雜無實之說以為戲也
執事每見其說則拊拊呼笑是撓氣害性不
得其正矣籍之二書甚勁而直但稱韓公為

執事不曰先生考其時乃云執事參於戎府
按韓公以正元十二年為汴州推官時年二
十有九十五年為徐州推官時年三十有二
年位未盛籍未以師禮事之云

韓公稱李杜

新唐書杜甫傳贊曰昌黎韓愈於文章重許
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
誠可信云予讀韓詩其稱李杜者數端聊數
於此石鼓歌曰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柰

石鼓何酬盧云夫曰高揖郡公謝名譽遠追
甫白感至誠薦士曰敦興得李杜萬類困凌
暴醉留東野曰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
二人不相從感春曰近隣李杜無檢束爛漫
長醉多文辭并唐志所引蓋六用之

此日足可惜

韓退之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凡百四十
句雜用東冬江陽庚青六韻及其亡也籍作
詩祭之凡百六十六句用陽庚二韻其語鏗

鏘震厲全倣韓體所謂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
箏者是也

粉白黛黑

韓退之為文章不肯蹈襲前人一人一句故
其語也惟陳言之務去曼曼乎其難哉獨粉
白黛綠四字似有所因列子周穆王築中天
之臺簡陳衛之處子娥媯靡曼者粉白黛黑
以滿之戰國策張儀謂楚王曰鄭周之女粉
白黛黑立於衢間見者以為神屈原大招粉

白黛黑施芳澤只司馬相如靚莊刻飾郭璞
曰粉白黛黑也淮南子毛牆西施施芳澤正
娥眉設筓珥衣阿錫粉白黛黑笑目流眇韓
公以黑為綠其旨則同

李杜往來詩

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時同游梁宋為詩酒
會心之友以杜集考之其稱太白及懷贈之
篇甚多如李候金閨彥脫身事幽討南尋禹
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李白一斗詩百

篇自稱臣是酒中仙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
山東李白好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李候
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憶與高李輩論文入酒
壚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昔年有狂客號
爾謫僊人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三夜頻
夢居情親見君意秋來相顧尚飄蓬來就丹
砂愧葛洪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涼風起
天末君子意如何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
凡十四五篇至於太白與子美詩畧不見一

句或謂堯祠亭別杜補闕者是已乃殊不然
杜但為右拾遺不曾任補闕兼自諫省出為
華州司功迤遞避難入蜀未嘗復至東州所
謂飯顛山頭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

李太白怖州佐

李太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云白竊慕高義得
趨未塵何圖謗言忽生眾口攢毀將忍投抒
下客震於嚴威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
將浴蘭沐芳自屏於烹鮮之地惟君侯死生

之願君候惠以大過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
辱英眇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若赫然
作威加以大怒即膝行而前再拜而去耳裴
君不知何如人至譽其貴而且賢名飛天京
天才超然度越作者稜威雄雄下憎群物予
謂白以白衣入翰林其蓋世英姿能使高力
士脫靴於殿上豈拘拘然怖一州佐者邪蓋
時有屈伸正自不得不爾大賢不偶神龍困
於螻蟻可勝歎哉白此書自叙其平生云昔

與蜀中友人吳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禪服
慟哭炎月伏屍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
於湖側數年來觀勛骨尚在雪泣持刃躬申
洗劑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携持無輟身
手遂丐貸營葬於鄂城其存交重義如此又
與逸人東嚴子隱於岷山巢居數年不跡城市
養竒禽于記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其養
高忘機如此而史傳不為書之亦為未盡

祝不勝詛

齊景公有疾梁丘據請誅祝史晏子曰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晉中行寅將亡召其太祝欲加罪曰子為我祝齋戒不敬使吾國亡祝簡對曰今舟車飾賦歛厚民怨謗詛多矣苟以為祝有益於國則詛亦將為損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此何罪此二說若出一口真藥石之言也

呂子論學

呂子曰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則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則不若喑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則智則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此說甚美而漢為學者所稱故書以自戒

曾太皇太后

唐德宗即位訪求其母沈太后歷順宗及憲宗時為曾祖母故稱為曾太皇太后蓋別於祖母也舊新二唐書紀皆載之今慈福太皇太后在

壽康太上時已加尊稱若於

主上則為曾祖母當用唐故事加曾字向者嘗以告宰相而省吏以為典故所無天子逮事三世安得有前彼亦可謂不知禮矣又嗣濮王士歆在隆興為從叔祖在紹熙為曾叔

祖慶元為高叔祖矣而仍稱皇叔祖如故士歆視嗣秀王伯圭為從祖今圭稱為伯祖而歆但為皇叔祖乃是弟爾禮寺亦以為國朝以來無稱曾高者彼蓋不知累朝尊屬元未之有也

中天之臺

中天之臺有二其一列子曰西極化人見周穆王王為之改築宮室土木之功楮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

終南之上名曰中天之臺其一新序曰魏王
將起中天臺許綰負操錘之入曰臣能商
臺王曰若何曰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
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其趾
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土地不足以爲臺趾必起
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地又伐四夷得
方八千里乃足以爲臺趾度八千里之外當
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
乃可以作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實年官年

士大夫叙官闕有所謂實年官年兩說前此
未嘗見於官文書大抵布衣應舉必減歲數
蓋少壯者欲藉此爲求昏地不幸潦倒場屋
勉從特恩則年未六十始許入仕不得不豫
爲之圖至公卿任子欲其早列仕藉或正在
童孺故率增擡庚甲有至數歲者然守義之
士猶曰兒曹甫之策名委質而父祖先導之以
挾詐欺君不可也比者以朝臣屢言年及七

十者不許任監司郡守縉紳多不自安爭引
年以決去就江東提刑李信甫雖春秋過七
十而官年損其五堅乞致仕有旨官年未及
與之外祠知房州章駟六十八歲而官年增
其三亦求罷去諸司以其精力未衰援實為
請有旨聽終任知嚴州秦堉乞祠之疏曰實
年六十五而年官已踰七十遂得去齊慶胄
寧國乞歸亦曰實年七十而官年六十七於
是實年官年之字形制書播告中外是君臣

上下公相為欺也掌故之野甚矣此豈可紀
於史錄哉

雷公炮炙論

雷公炮炙論載一藥而能治重疾者今醫家
罕用之聊志於此其說云髮眉墮落塗半夏
而立生目辟眼腫者五花而自正脚生肉枳
椇繫石根囊皺旋多夜煎竹葉體寒腹大全
賴鷓鴣血泛經過飲調瓜子咳逆數數酒服
熱雄遍體癩風冷調生側腸虛泄利須假草

零久渴心煩宜投竹瀝除癥去塊全仗硝硃
益食加觴須煎蘆朮強筋健骨酒是後鮮駐
色延年精蒸神錦知瘡所在口點陰膠產後
肌浮甘皮酒服腦痛鼻投硝末心痛速覓延
胡凡十八項謂眉髮墮落者煉生半夏莖取
涎塗髮落處立生五花者五加皮也葉有雄
雌三葉為雄五葉為雌須使五葉者作末酒
浸用之目睪者正脚有肉欬者取葭宥根繫
裊帶上永痊多小便者煎草薺服之永不夜起

若患腹大如鼓米飲調鷓鴣末服立枯如故
血泛行者搗甜瓜子仁作末去油飲調服之
立絕咳逆者天雄炮過以酒調一錢七服癩
風者側子附子傍者作末冷酒服虛泄者搗五
倍子末熟水下之癥塊者以硃砂硝石二味
乳鉢中研作粉同煨了酒服神效不飲者并
飲酒少者煎逆小蘆根并厚朴二味湯服之
後蓉并鮮魚作末以黃精酒圓服之可力倍
常十也黃精自然汁拌細研神錦於柳木甑

中蒸七日了以密圓服顏兒可如童女之容
色陰膠即是甑中氣垢點少許於口中即知
藏府所起直徹至住處知痛足可醫也產後
肌浮酒服甘皮立枯頭痛者以硝石作末內
鼻中立止心痛者以延胡索作散酒服之

治藥捷法

藥有至賤易得人所常用而難於脩製者如
香附子兔系子艾葉之類醫家昧其節度或
終日疲勞而不能成本草云凡兔系子煖湯

淘汰去砂土漚乾煖酒漬經一宿漚出暴微
白搗之不盡者更以漬經三五日乃出更曝
微乾搗之須更悉盡極易碎蓋以其顆細難
施工其說亦殊勞費然自有捷法但撚紙條
數枚實其間則頃刻成粉香附子洗去皮毛
炒之焦熟然後舉投水鉢內候浸漬透徹漚
出暴日中微燥乃入搗臼悉應手糜碎艾葉
柔軟不可著力若入白茯苓三五片同碾則
即時可作細末

陳翠說燕后

趙左師觸龍說太后使長安君出質用愛憐
少子之說以感動之予嘗論之於隨筆中其
事載於戰國策史記資治通鑑而燕語中又
有陳翠一段甚相似云陳翠合齊燕將令燕
王之弟為質於齊太后大怒曰陳公不能為
人之國則亦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翠遂入
見后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
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

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今王願封
公子群臣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以公子為
質且以為功而封之也太后弗聽是以知人
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
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
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
公子則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
之計乃命為行具此語與觸龍無異而史記
不書通鑑不取學者亦未嘗言

燕非強國

北燕在春秋時最為僻小能自見於中國者
不過三四大率制命於齊七雄之際為齊所
取後賴五國之力樂毅為將然後勝齊然卒
於得七十城不能守也故蘇秦說趙王曰趙
北有燕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燕王曰寡人國
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齊趙疆國也又曰天
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
附則無不重昭王謂郭隗曰孤極知燕弱小

不足以報齊蘇代曰一齊之疆燕猶不能支
奉陽君曰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趙
長平之敗壯者皆死燕以二千乘攻之為趙
所敗太子丹謂荆軻曰燕小弱數困於兵何
足以當秦楚漢之初趙王武臣為燕君所得
趙斯養率謂其將曰一趙尚易然況以兩賢
王滅燕易矣彭寵以漁陽叛即時夷滅十六
國之起戎狄亂華稱燕稱趙者多矣未嘗有
只據幽薊之地者也獨安祿山以三十年節

制之威又兼領河東乘天寶政亂出不意而
舉兵史思明繼之雖為天下之禍旋亦殄滅
至於藩鎮擅地所謂范陽盧龍固常受制於
天雄成德也劉仁恭守光父子僭竊一方唐
莊宗遣周德威攻之克取巡屬十餘州如拾
地芥石晉割賂契丹仍其舊國恃以為強然
晉開運陽城之戰德光幾不免周世宗小振
之立下三關但太平興國失於輕舉又不治
敗將喪師之罪致令披猖以迄于今若以謂

幽燕為用武之地則不然也

水旱祈禱

海內雨暘之數郡異而縣不同為首為令能
以民事介心必自知以時祈禱不待上命也
而省部循案故例但視天府為節下之諸道
轉運司使巡內州縣各詣名山靈祠精潔至
禱然固難以一槩論軋道九年秋贛吉連雨
暴漲予守贛方多被土壤壅諸城門以杜水
入凡二日乃退而臺符令禱雨予格之不下

但據實報之已而聞吉州於小廳設祈晴道
場大廳祈雨問其故郡守曰請霽者本郡以
淫潦為災而請雨者朝旨也其不知變如此
殆為海惑神天幽冥之下將何所據憑哉俚
語笑林謂兩商人入神廟其一陸行欲晴許
賽以豬頭其一水行欲雨許賽羊頭神顧小
鬼言晴乾喫豬頭雨落喫羊頭有何不可正
謂此耳坡詩云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
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湏日千變

此意未易為庸俗道也

容齋四筆卷第三

容齋四筆卷第四十五則

今日官冗

元豐中曾鞏判三班院今侍右也上疏言

國朝景德墾田百七十萬頃官萬員皇祐二百二十五萬頃官二萬員治平四百三十萬頃官二萬四千員田日加辟官日加多而後之郊費視前一倍以三班三年之籍較之其入籍者幾千百人而死亡免退不能二百是年增歲溢未見其止則用財之端入官之門

當令有司講求其故使天下之入如治平而財之用官之數同景德以三十年之通可以餘十年之蓄矣是時海內全盛倉庫多有積猶有此懼慶元二年四月有朝臣奏對極言云曩在乾道間京朝官三千員選人七八千員紹熙二年四選名籍尚左京官四千一百五十九員尚右大使臣五千一百七十三員侍左選人一萬二千八百六十九員侍右小侍臣一萬一千三百十五員合四選之

數共三萬三千五百十六員冗倍於

國朝前盛之際近者四年之間京官未至增

添外選人增至一萬三千六百七十員比紹熙增

八百大使臣六千五百二十五員比紹熙增

四百小使臣一萬八千七百餘員比紹熙增

而今年科舉明年奏薦不在焉通無慮四

萬三千員比四年之數增萬員矣可不為之

寒心哉蓋連有覃霈慶典屢行而宗室推恩

不以服派近遠為間斷特奏名三舉皆值異

恩雖助教亦出官歸正人每州以數十百病
在膏肓正使俞跗扁鵲持上池良藥以救之
亦無及也

樂城和張安道詩

張文定公在蜀一見蘇文公子即以國士許
之熙寧中張守陳州南都辟子由莫府元豐
初東坡謫齊安子由貶監筠酒稅與張別張
悽然不樂酌酒相命手寫一詩曰可憐萍梗
飄蓬客自嘆匏瓜老病身從此空齊掛塵榻

不知重掃待何人後七年子由召還猶復見
之於南都及元符末自龍川還許昌因姪叔
黨出坡遺墨再讀張所贈時其薨已十年泣
下不能已乃追和之曰少年便識成都尹中
歲仍為幕下賓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
有斯人兩詩皆哀而不怨使人至今有感於
斯文今世薄夫受人異恩轉眼若不相識况
於一死一生卷卷如此忠厚之至殆可端拜
也

和范杜蘇四公

晉相和凝以唐長興四年知貢舉取范質為第十三人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已及第時名次為重謂之傳衣鉢蓋凝在梁正明中居此級故以處質且云他日當如我後皆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當時以為榮凝壽止五十八質止五十四

三朝史質本傳亦書之而新五代史和凝傳誤為第五以登科記考之而非也杜祁公罷

相以太子少師致仕後以南郊免陪位恩連進至太子太師年八十而薨蘇子容初筮仕為南京判官杜公方里居告以平生出處本末曰子異日所至亦如老夫及蘇更踐中外名德殊與之相似集中有謝杜公書正叙此事其罷相也以太子少師致仕進太保年八十二而薨昔賢謂貴人往往善相人以所閱多之故也此二者併官壽年壽皆前知異矣

外臺祕要

外臺祕要載制虎方云到山下先閉氣三十
五息所在山神將虎來到吾前乃存吾肺中
有白帝出收取虎兩目塞吾下部中乃吐肺
氣上自通冠一山林之上於是良久又閉氣
三十五息兩手捻都監目作三步步皆以右
足在前乃止祝曰李耳李耳圖汝非李耳邪
汝盜黃帝之犬黃帝教我問汝云何畢便行
一山虎不得可見若卒逢之者因正面立大

張左手五指側之極勢跳手上下三度於跳
中大喚咄曰虎北斗君使汝去虎即走予
謂人卒逢虎魂魄驚怖竄伏之不暇豈能雍
容步趨伏呪語七字而脫邪因讀此方聊書
之以發一笑此書乃唐王珪之孫燾所作本
傳云燾視母疾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因以
所學作書之繹精明世寶焉蓋不深考也

六枳關

盤州種枳六本以為藩籬之限立小門名曰

六枳関每為人問其所出倦於酬應今取馮
衍顯志賦中語書於此衍云捷六枳而為籬
案東觀漢記作八枳逸周書小開篇云嗚呼
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
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
登皇皇維在國枳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
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言上下相維遞為藩蔽
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同予詳考之乃九枳
也宋景公文賀宰相啓式維公枳盖用此云

王荆公上書并詩

王荆公議論高竒果於自用嘉祐初為度支
判官上萬言書以為今天下財力日以困窮
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
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
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驚天下之耳目
而固已合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
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
不足為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

人才既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材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敝明詔大臣為之以漸期為合當時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為迂闊而熟爛者也當時富韓二公在相位讀之不樂知其得智必生事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又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以惠貧嘗賦兼并詩一篇曰三代子百姓公

私無異才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姦回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葉懷清臺禮義日已媮聖經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時所詒俗吏不知方培克乃為才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推利孔至百出小人司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其語絕不工迨其得政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呂惠卿復作手實

之法民遂大病其禍源於此詩蘇子由以為昔之詩病未有若此其酷也痛哉

左黃州表

唐肅宗時王與以祠禱見寵驟得宰相帝嘗不豫與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護領所至干託州縣賂遺狼籍時有一巫美而豔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儉狡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門鑄不啓震怒破鑄入取巫斬廷下悉誅所從

少年籍其贓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與不能詰帝亦不加罪震剛決如此而吏不記其他事予讀元次山集有左黃州表一篇云乾元己亥贊善大夫左振出為黃州刺史下車黃人歌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既來誰忍棄之去後一歲又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至尊信左公能殺之蓋此巫黃人也振在州三遷侍御史判荊州刺史將去黃人多去思故為作表予謂振也即震為

政宜民見於歌頌史官當特書之於循吏中而僅能不沒其實故為標題於此已亥者乾元二年與以元年五月自太常少卿拜中書相二年三月罷本紀及宰相表同而新史本傳以為三年自太常卿拜相明日罷失之矣及承舊史之誤也

李郭詔書

唐代宗即位郭汾陽為近昵所搖懼禍之及表上自靈武河北至于絳州兩朝所詔詔書

一千餘卷家傳載其表語其多如是又讀常端符所撰李衛公故物記云三原令座中有客曰李丞者衛公之胄歲文帝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厚勞苦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暨公疾親詔者數四其一曰有晝夜視公病大老嫗令一人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權文公視此詔常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新史載其事云靖五代孫彥芳太和中為鳳翔可錄參軍以高祖太宗賜靖詔書

數函上之天子悉留禁中又勅摹詔本還賜
彥芳即二事觀之唐世之所以眷禮名將相
者綢繆熟復至此漢晉以來所不及也

兩道出師

國家用兵行師異道並出其勝敗功罪當隨
其實而處之則賞信罰明人知勸戒漢武帝
遣衛青霍去病伐匈奴去病以功益封又封
部將四人為列侯而青不得益封軍吏卒皆
無封侯者宣帝遣田廣明等五將軍擊匈奴又以

常惠護烏孫兵共出五將皆無功而廣明及
田順以罪誅獨常惠奉使克獲封侯宋文帝
伐魏雍州諸將柳元景等既拔弘農陝城戍
潼關矣而上以東軍王玄謨敗退皆召還其
後玄謨貶黜元景受賞紹興七年淮西大師
劉少師罷湖北岳少保以母憂去累辭起復
之命朝廷以兵部尚書呂安老侍郎張淵道
分使兩部已而正除宣撫遂掌其軍兵在九
江憂兵柄一失不容再得亟兼程至鄂有旨

復故任而召淵道為樞密都承旨安老在廬
遭變言者論罷張魏公淵道亦繼坐斥隆興
中北虜再動兵張公為都帥遣李顯忠邵宏
淵攻符離失利而退一府皆貶秩是時汪莊
敏以參知政事督視荆襄東西不相為謀乃
亦坐譴古今不侔如此

杜韓用歇後語

杜韓二公作詩或用歇後語如悽其望呂葛
仙鳥仙花吾友于友于皆挺拔再接再礪乃

僮僕誠自劄為爾惜居諸誰謂貽厥無基趾
之類是已

唐明皇賜二相物

唐明皇以李林甫為右相顏付大政而左相
牛仙客李適之陳希烈前後同列皆拱手備
員林甫死楊國忠代之其寵遇愈甚天寶十
三載上御躍龍殿門張樂宴群臣賜右相絹
一千五百疋綵羅三百疋綵綾五百疋而賜
左相絹三百羅綾各五十而已其多寡不侔

至於五倍如希烈庸才知上恩意安得不奴
事之乎宜其甘心臣於祿山也

一百五日

今人謂寒食為一百五者以其自冬至之後
至清明歷節氣五凡為一百七日而先兩日
為寒食故云它節皆不然也杜老有鄜州一
百五日夜對月一篇江西宗泐詩云一百五
日足風雨三十六峯勞夢魂一百五日寒食
雨二十四番花信風之類是也吾州城北芝

山寺為禁煙遊賞之地寺僧欲建華嚴閣請
予作勸緣疏其末一聯云大善知識五十三
永壯人天之仰寒食清明一百六昇來道俗
之觀或問一百六所出應之曰元微之連昌
宮詞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是
以用之

老杜寒山詩

老杜春日憶李白詩云白也詩無敵飄然思
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嘗有武弁

譏其失曰既是無敵又却似庾飽或折之曰
庾清新而不能俊逸飽俊逸而不能清新太
白兼之所以為無敵也今集別本一作無數
殆好事者更之于寒山子詩云吾心似秋月
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人亦
有言既似秋月碧潭乃以為無物堪比何也
蓋其意謂若無二物比倫當如何說耳讀者
當以是求之

礬石之毒

讀黃伯思東觀餘論內評王太令書一節曰
靜息帖云礬石深是可疑事兄患喜散輒發
癰散者寒食散之類散中蓋用礬石是性極
熱有毒故云深可疑也劉表在荊州與王粲
登障山見一岡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冢其
人在世服生礬石熱蒸出外故草木焦滅鑿
看果墓礬石滿塋又今洛水冬月不冰古人
謂之溫洛下亦有礬石今取此石置瓮水中
水亦不冰又鶴伏卵以助暖氣其烈酷如此

固不宜餌服子敬之語實然淮南子曰人食
礬石死蠶食之而不飢予仲兄文安公鎮金
陵因秋暑減食當塗醫曹湯三益教以服礬石
圓已而飲啖日進遂加意服之越十月而毒
作鼻衄血斗餘自是數數不止竟至精液皆
竭迨於捐館偶見其語使人追痛因書之以
戒未來者

會合聯句

韻略上聲二腫字險窄予向作汪莊敏銘詩

八十句唯蕭敏中讀之曰押盡一韻今考之
猶有十字越用一董內韻其詞曰維天生材
萬彙傾辣侯王將相曾是有種公家江東世
繹耕壟桃溪之溪是播是穗孰丰厥培藝此
圭珙公羈未奮逸駕思駭沈酣春秋蹈迪周
孔徑策名第稍辭滌禱橫經湘沅士敬如捧
蓬萊方丈佩飾有琇應龍天飛層蔚雲瀚千
官在序摩厲從吏吾惟片言借箸泉湧正冠
霜臺過者下棟顏顏斂祀聲氣不動顯仁東

攢巫史呼洵昌言一下恩浹千家薰粥孔熾
邊戒毛毘媿嬰當位左掣右壅公云當今沸
渭混頌天威震耀誰不憤踊遂遷中司西柄
是董出閔啓旆籌檄倥傯業業荆襄將懦日
拱投袂電赴如尊乃勇鄧唐蔡陳馳捷系踵
佛狸歸黜民恃不恐璽書賜朝百揆參摠亞
勛贊冊國勢尊華督軍載西寄責采重方規
許洛事援秦隴符離罔功奇畫膠拳鈞樞建
使宰席亢寵還臨西州夾道歡擁街未鬯

病癖且疔曾不遺使我心惜湖湘高丘草木
蔚翁維水容裔維山龍後夫其銘詩詞費以
冗柰何乎公萬禩母偉若韓孟籍徹會合聯
句三十四韻除蠅蛹二字韻略不收外餘皆
不出二腫中雄奇激越如大川洪河不見涯
涖非瑣瑣潢汙行潦之水所可同語也其詩
曰離別言無期會合意架重病添兒女戀老
喪丈夫勇劍心知未死詩思猶孤偉愁去劇
箭飛權來若泉涌析言多新貫攄抱無昔壅

念難須勤追悔易勿輕踵吟巴山萃密說楚
波堆壘馬辭虎豹怒舟出蛟鼉恐狂鯨時孤
軒幽狖雜百種瘴衣裳腥膩蠻器多踈冗剥
苔吊斑林角飯餌沉涿忽爾銜遠命歸歟舞
新寵鬼窟脫幽妖天居覲清拱京遊步方振
謫覺意猶恟詩書誇舊知酒食接新奉嘉言
寓清越瘳病失肱腫夏陰偶高庇宵塊接虛
擁雪弦寂寂聽茗盃纖纖捧馳輝燭浮螢幽
響泄潛螿詩老獨何心江疾有餘漚我家本

湮穀有地介臯鞏休跡憶沉冥我冠慙闕時
升朝高轡逸振物群聽悚徒言濯幽泌誰與
雉荒茸朝紳鬱青綠馬飾曜珪珙國讐未銷
鑠我志蕩邛隴君子誠侗儻時論方洵溶格
言多麈蔚縣解無桔拳張生得淵源寒色披
山冢堅如撞群金眇若抽獨蛹伊余何所擬
跛鼈詎能踊塊然墮岳石飄爾胃巢鼯龍旆
垂天衛雲韶凝禁角君胡眠安然朝鼓聲洵
洵其間或有類句然衆手立成理如是也

容齋四筆卷第四

容齋四筆卷第五 十五則

土木偶人

趙德夫作金石錄其跋漢居攝墳壇二刻石云其一上谷府卿墳壇其一祝其卿墳壇曰墳壇者古未有土木像故為壇以祀之兩漢時皆如此予案戰國策所載蘇秦謂孟嘗君曰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語桃梗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為人雨下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雨降水

至流子而去矣所謂土木為偶人非像而何漢至寓龍寓車馬皆謂以木為之像其真形謂之兩漢未有則不可也

饒州風俗

嘉祐中吳孝宗子經者作餘干縣學記云古者江南不能與中土等

宋受天命然後七閩二浙與江之西東冠帶詩書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於天下江南既為天下甲而饒人喜事又甲於江南蓋饒

之為州壤土肥而養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戶羨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當寬平無事之際而天性好善為父兄者以其子與弟不文為咎為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為辱其美如此予觀今之饒氏所謂家富戶羨了非昔時而高甍巨棟連阡亘陌者又皆數十年來寓公所擅而好善為學亦不尽如吳記所言故錄其語以寄一難歎

禽畜菜茹色不同

禽畜菜茹之色所在不同如江浙間豬黑而羊白至江廣吉州以西二者則反是蘇秀間鵝皆白或有一班褐者則呼為鴈鵝頗異而畜之若鄉凡鵝皆鴈也小兒至取浙中白者飼養以為湖沼觀美浙西常茹皆皮紫其皮白者為水茹吾鄉常茹皮白而水茹則紫其異如是

伏龍肝

本草伏龍肝陶隱居云此竈中對芥月下黃

土也以竈有神故呼為伏龍肝并透以隱為名爾雷公云凡使勿誤用竈下土其伏龍肝是十年已來竈額內火氣積自結如赤色石中黃其形兒八稜予嘗見臨安醫官陳輿大夫言當以砌竈時納豬肝一具於土中俟其積久與土為一然後用之則稍與名相應比讀後漢書陰識傳云其先陰子方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注引雜五行書曰宜市買豬肺泥竈令婦孝然則輿之說亦有所本云廣濟

曆亦有此說又列作竈忌日云伏龍在不可移作所謂伏龍者竈之神也

勇怯無常

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則戰怯則北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倏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此呂氏春秋決勝篇之語予愛而書之

趙德甫金石錄

東武趙明誠德甫清憲丞相中子也著金石錄三十篇上自三代下訖五季昇鍾虢鬲槃匱尊爵之款識豐碑大碣頭人晦士之事蹟見于石刻者皆是正偽謬去取褒貶凡為卷二千其妻易安李居士平生與之同志趙沒後愍悼舊物之不存乃作後序拯道遭罹變故本末今龍舒郡庫刻其書而此序不見取比獲見元藁於王順伯因為撮述大槩云予

以建中辛巳歸趙氏時丞相作吏部侍郎家
素貧儉德甫在太學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
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婦相對展玩
咀嚼後二年從官便有窮盡天下古文奇字
之志傳寫未見書買名人書畫古奇器有持
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留信須計無所得
捲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及連守兩郡
竭俸入以事鉉繫每獲一書即日較勘裝
緝得名畫彝器亦摩玩舒捲指摘疵病盡一

燭為率故紙剗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
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
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為飲
茶先後中則舉舌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
飲而起凡書史百家字不刊缺本不誤者輒
市之儲作副本靖康丙午德甫守淄川聞虜
犯京師盈箱溢篋恣恣悵悵知其必不為已
物建炎丁未奔大夫人喪南來既長物不能
盡載乃先去書之印本重大者畫之多幅者

器之無款識者已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所載尚十五車連艦渡淮江其青州故第所鎖十間屋期以明年具舟載之又化為煨燼已酉歲六月德甫駐家池陽獨赴行都自岸上望舟中告別予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柰何遙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衾次書冊次卷軸次古器獨宋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之徑馳馬去秋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宮

往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本先往洪州至冬虜陷洪遂盡委弃所謂連艦渡江者又散為雲煙矣獨餘輕小卷軸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石刻數十副軸鼎彝十數及南唐書數篋偶在卧內歸然獨存上江既不可往乃之台温之衢之越之杭寄物於嵯縣庾成春官軍收叛率悉取去人故李將軍家歸然者十失五六猶有五七簾挈家寓越城一夕為盜穴壁負五簾去

盡為吳說運使賤價得之僅存不成部帙殘
書策數種忽閱此書如見故人因憶德甫在
東萊靜治堂裝褙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
一帙日校二卷跋一卷作二十卷有題跋者
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墓木已拱乃知有
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亦理之常又胡足道
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為後世好古博
雅者之戒云時紹興四年也易安年五十二
矣自叙如此予讀其文而悲之為識於是書

韓文公薦士

唐世科舉之柄顯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
交朋之厚者為之助謂之通榜故其取人也
畏於讖議多公而審亦或脅於權勢或撓於
親故或累於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賢
者臨之則不然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
已定於胷中矣韓文公與祠部陸員外書云
執事與司貢士者相知識彼之所望於執事
者至而無間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職在

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矣愈之
知者有侯喜侯雲長流述古韋群玉作機言此
四子者可以當守薦而極論期於成而後止
可也沈杞張菘科記又作尉遲汾李紳張後
餘李翊皆出群之才與之足以收人望而得
才實主司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
公司貢士愈時幸得在中所與及第者皆
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
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

焉陸相於王與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為美
談此書在集中不注歲月案據言云正元十八
年權德輿主文陸修員外通榜韓文公薦十
人於僖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餘不出五年
內皆捷以登科記考之正元十八年德輿以
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蔚遲汾侯
雲長韋紆沈杞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禮部侍
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正元年放二十九人
劉述古登第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韓所薦

者預其七元和元年崔邠下放李紳二年又
放張後餘張弘皆與摭言合陸儔在正元間
時名最著韓公敬重之其行難一篇為儔作
曰陸先生之賢聞於天下是是非非自越
州召拜祠部京師之人目造焉先生曰今之
用人也不詳位於朝者吾取其與某而已在
下者多于朝凡吾與者若干人又送其刺歛
州序曰君出刺歛州朝廷耆舊之賢都邑游
居之良齋咨涕洟咸以為不當去則儔之以

人物為已任久矣其刺歛以十八年二月權
公故榜時既以去國而用其言不替其不負
公議而來人望蓋與陸宣公同韓公與書時
方為四門博士居百寮底殊不以其薦為犯
分故公作權公碑云典貢士薦士於公者其
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
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又云前後考第
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踊相躡為宰相達官其
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梁肅及儔皆為

進後領袖一時龍門惜其位不通顯也豈非
汲引善士為當國者所忌乎韓公又有答劉
正夫書云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
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志寧可以不答其意
耶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
不幸獨有接後進名以是觀之韓之留意人
士可見也

王勃文章

王勃第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

作記序碑竭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
之杜詩云王揚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末
休耳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正謂
此耳身名俱滅以責輕薄于江河萬古流指
四子也韓公滕王閣記云江南多游觀之美
而滕王閣獨為第一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
等壯其文辭注謂王勃作游閣序又云中丞
命為記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
耀焉則韓之所以推勃亦為不淺矣勃之文

今存者二十卷云

呂覽引詩書

呂氏春秋有始覽諭大篇引下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又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恠萬夫之長可以觀謀高誘注皆曰逸書也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恠物之恠異也予謂呂不韋作書時秦未有詩書之禁何因所引訛謬如此高誘注文恠異之說一何不典之甚邪又孝行覽亦

引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今安得有此文亦與孝經不合又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注云周書周文公所作尤妄也又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為舜自作詩子思思我褰裳涉洧予不我思豈無他士為子產吞叔向之詩不知是時國風雅頌何所定也甯戚飯牛歌高誘全引碩鼠三章又為可笑

藍田丞壁記

韓退之作藍田縣丞廳壁記柳子厚作武功縣丞廳壁記二縣皆京兆屬城在唐為畿甸事體正同而韓文雄拔超峻光前絕後以柳視之殆猶武夫之與美玉也莆田方崧卿得蜀本數處與今文小異其破崖岸而為文一句繼以丞廳故有記蜀本無而字考其語脉乃破崖岸為文丞是句絕文丞者猶言文具備員而已語尤奇崛若以丞字屬下句則既是丞廳記矣而又云丞廳故有記雖初學為文

者不肯爾也此篇之外不復容後人出手姪孫倬頃丞宣城後生頗有意斯道自作題名記示予予曉之曰他文尚可隨力工拙下筆至如此記豈宜犯不韙哉倬時已勒石深悔之近日亦見有為之者吾家孫姪多京官調選再轉必為丞慮其復有效尤者故書以戒之

錢武肅三改元

歐陽公五代史叙列國年譜云聞於故老謂

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
疑吳越後自諱之及旁采諸國書與吳越往
來者多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
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耳王順伯
收碑有臨安府石屋崇化寺尊勝幢云時天寶
四年歲次辛未四月某日元帥府府庫使王
某又明慶寺白傘蓋陀羅尼幢云吳越國女
弟子吳氏十五娘建其發願文序曰十五娘
生於霸朝貴彰國懿天寶五年大歲壬申月

日題順伯考其歲年知非唐天寶而辛未乃
梁開平五年其五月改乾化壬申乃二年梁
以丁卯墓唐武肅是歲猶用唐天祐次年自
建元也錢唐湖廣潤龍王廟碑云錢鏐正明
二年丙子正月建新功臣禪院碑封睦州墻
下神廟勅皆正明中登聖寺磨崖梁龍德
元年歲次辛巳錢鏐建又有龍德三年上宮
詩是歲梁亡九里松官音尊勝幢寶大二年
歲次乙酉建衢州司馬墓誌云寶大二年八

月破順伯案乙酉乃唐莊宗同光三年其元年當在甲申蓋自壬申以後用梁紀元至後唐革命復自立正朔也又水月寺幢云寶正元年丙戌十月具位錢鏐建是年為明宗天成招賢寺幢云丁亥寶正二年又小昭慶金牛馮砥等九幢皆二年至五年所刻貢院前橋柱刻寶正六年歲在辛卯造然則寶正二年而改寶正寶正盡六年次年壬辰有天竺日觀庵經幢復稱長興三年八月用唐正

朔其年三月武肅薨方寢疾語其子元瓘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天之禮於是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然則有天寶寶正寶正三名歐陽公但知其一耳通鑑亦然自是歷晉漢周及

本朝不復建元今猶有清泰天福開運會同

孫契乾祐廣順顯得石刻存者三四十種固

未嘗稱帝也

黃庭換鵝

李太白詩云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
白鵝蓋用王逸少事也前賢或議之曰逸少
寫道德經道士舉鵝群以贈之元非黃庭以
為太白之誤予謂太白眼高四海衝口成章
必不規規然旋檢閱晉史看逸少傳然後落
筆正使誤以道德為黃庭於理正自無害議
之過矣東坡雪堂既毀紹興初黃州一道士
自捐錢粟再營建士人何頡斯舉作上梁文
其一聯云前身化鶴曾陪赤壁之游故事換

鵝無復黃庭之字乃用太白詩為出處可謂
奇語案張彥遠法書要錄載褚遂良右軍書
目正書有黃庭經云注六十行與山陰道士
真蹟故在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云武后曝
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函有黃庭又徐季海古
跡記元宗時大王正書三卷以黃庭為第一
皆不云有道德經則知乃晉傳誤也

宋桑林

左傳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注桑林

者殷天子之樂名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
退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
焉荀偃不可予案呂氏春秋云武王勝殷立
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高誘注曰桑山之
林湯所禱也故使奉之淮南子云湯旱以身
禱於桑山之林許叔重注曰桑山之林能興
雲致雨故禱之桑林二說不同杜預注左傳
不曾引用豈非是時未見其書乎

馮夷姓字

張衡思玄賦號馮夷俾清津兮擢龍舟以濟
予李善注文選引青令傳曰河伯姓馮氏名
夷浴於河中而溺死是為河伯太公金匱曰
河伯姓馮名脩裴氏新語謂為馮夷莊子曰
馮夷得之以游大川淮南子曰馮夷服夷石
而水仙後漢張衡傳注引聖賢家墓記曰馮
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
仙為河伯又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
夫人姓馮名夷唐碑有河侯新祠頌秦宗撰

文曰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數說不同然皆
不經之傳也蓋本於屈原遠遊篇所謂使湘
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前此未有用者淮
南子原道訓又曰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
入雲蜺許叔重云皆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
此自別一馮夷也

容齋四筆卷第五

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于詩歌讚
于賦頌託乎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ndwritten text in a large, stylized font, possibly a watermark or a specific script, overlaid on the page.

